

那個周末的午後。太陽斜斜地掛在窗邊。光線透過紗窗照進來。我整個人陷在沙發裏。手指機械地划著手機屏幕。外婆在陽台忙活著她那些橘子皮，弓着背，一件舊毛衣鬆鬆垮垮地罩在身上。陽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，投在地上。她那雙皺巴巴的手。正輕輕地翻動著曬得半乾的橘子皮。

「阿俊啊！」，外婆突然叫我，老花鏡滑到了鼻尖，她眯著眼朝我這邊，她又說：「快來幫外婆穿個針，這線頭總是插不進去，眼睛不行了。」我正在看短視頻看得入神，頭也沒抬起來。我說：「等一會兒！等一會兒！馬上來了！」誰知道這一等，就是永遠了。就在第二天的凌晨，外婆在睡夢中安祥地離開了。媽媽紅著眼睛推醒正熟醒的我，說話帶著鼻音。我呆呆地坐在床邊。一種無力感湧上心口。還有一種不明來源的刺痛感侵佔我的心，使我眼睛發酸。後來收拾外婆東西時，我在她枕頭下摸到個軟軟的紅布袋。打開一看，是疊得整整齊齊的乾橘子——都是她每年秋天特意給我曬的。因為我自小就經常咳嗽，她說用橘子皮泡水喝能緩解我的症狀，十分管用。橘子皮已經乾得發脆，拿近一聞，還是那熟悉的太陽曬過的味道，跟外婆身上氣味一樣。

我這才明白，那些平時不當一回事的瞬間，外婆抖著手穿針的樣子，曬橘子皮時眯著眼的樣子，吃飯時不停往我碗裡夾菜的樣子等，這些零碎的畫面，在外婆走後突然變得清晰，亦沉甸甸地壓在心上。我心想：「人是不是都這樣的？總是等講故事的人不在了，才聽懂故事裏的意思。」這讓我想起公園裏的李爺爺，他天天坐在那張長椅上，人人都覺得他很奇怪。看到他後都繞路走。直到有個秋天，桂花香得能飄出二里地，我看見他對著旁邊的空氣小聲說：「老太婆，今天天氣真好，你最喜歡的桂花都開了。」他說完還輕輕地拍了拍旁邊的空位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李爺爺口中的老太婆生前最愛在那看桂花。李爺爺守著的不是椅子，是以前的時光，是再也回不去的秋天。由此看來，每個你認為平常的日子，後面可能都藏著你意想不到的故事。

從外婆離去那天起，我就開始留意身邊的小事，那些尋常不為意的事。早上媽媽偷偷塞進我書包的蘋果，還帶著她手心的溫度；爸爸下班推門進來，從懷裏掏出的那包糖炒栗子，紙袋還是熱乎的；考試考砸了趴在桌上，同學悄悄地遞過來的小紙條，上面畫著歪歪扭扭的笑臉……這些芝麻綠豆大小的小事，都是生活留下的印記。最近，我開始記下這些平常的瞬間，媽媽切菜時的背影，好朋友笑起來的虎牙。我都悄悄地記在心裏，我這樣做不是為了怕以後沒了，而是為了現在還能擁有的時候，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好。我總結了一句話：「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，失去後都成了心頭的刺。那我們能否在還來得及的時候，就對身邊這些平常的人、平常的事，多上一份心呢？」

最深最重的印記，其實都藏在最普通的日子裏。它們就像每天吃飯睡覺一樣平常，可就是這些最不起眼的日子，成了我們最靠得住的底氣。

真希望每個人都能在還來得的時候，就懂得好好珍惜，在不得不說再見之前，就學會真心感謝。等到多年以後，頭髮白了，皺紋深了，再回來看這一路，能踏踏實實對自己說：「那些普普通通的日子，我一天都沒浪費和虛度，都過得充實，讓每一個「當時」都不再是「只道是尋常」，而是變成生命長河中最閃亮的印記，永遠溫暖着我們前行的每一步。